

## 断魂枪



张震

## 戏迷

老张是北京人,他出生的时候,北京还叫北平。他从小学徒,学的是做鞋的手艺,赫赫有名的鞋铺“内联升”,有一些活儿是外包给老张做的。当时,一个好手艺人可以生活得很不错,解放初期的老张一个月还能赚到五六百块钱,在当时足够买所小四合院的。

不过,老张也没置办下什么房产,除了养活老婆孩子,他的钱都用来跟哥们儿喝酒听戏了。他是个爱玩的人,关于这一点,有一件事情可以为证:老张年轻时的照片,后来只留下两张,一张是他自己穿戴上全副行头,照着梅老板的样子扮成了《天女散花》里的天女,另一张是跟一个伙计一块儿穿上大褂,捏着纸扇,扮成了一对儿说相声的——要按现在的说法,这都是艺术照。

因为热爱艺术,老张后来还惹上了事儿。文革期间,他在家熬夜做活儿,百无聊赖的时候打开了收音机,可听来听去都是语录歌儿之类的东西,老张不爱听——正这么个时候,广播里传出来一个声音:“莫斯科广播电台,下边为您播出的是侯宝林的相声《夜行记》……”老张一听就来了精神,听!第二天晚上又熬夜,调来调去,那个声音又出来了:“莫斯科广播电台,下边为您播出的是小白玉霜的评戏《秦香莲》……”

听了没几回,这事儿就让邻居举报给革命组织了。老张被拉去参加学习班,工资也给停了,幸亏大儿子已经参加工作了,一个月的工资是十六块钱,全家好几口人就靠这点钱活着。

后来当然就好了,老张到了晚年,又过上了天天抱着收音机听京戏、自己用烟丝卷“大炮”抽、一天三顿二锅头的日子。除了这些,他还养了两只大肥猫,天儿好的时候,老张就坐在院子里给肥猫拿吃蚤,拿得倍儿干净。有一段时间那两只猫指甲长得挺长的,老把家里的东西挠坏,同住一个院儿的邻居就给老张出主意,说:“张爷爷,您倒是给它们铰铰指甲啊!”老张听了不说话了,回家跟家里人嘟囔:“把指甲铰了?你倒是合适了,那是猫!它还得上树呢!”

事儿是小事儿,可是却能看到老张的脾气来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合适憨厚”,解释是“你觉着什么都合适了,做人自然也就憨厚起来了”。除了这句,老张还有另外一句口头禅,“你算么儿还是算六儿啊?”么,六都是色子的说法,这句话翻译过来,大致的意思就是:“你算个什么人啊?”这两句话,一是对己的,一是对人的,加总起来,大概就是老张的人生哲学了。

在这样的人文哲学下,老张在北京南城的一条名叫阎王庙的小胡同里生活了大半辈子,直到去世。那条胡同后来改名为延旺庙胡同,再后来又改叫张相公庙胡同,现在的名字是迎新街,张君秋当年也住在那一带。老张的那两只肥猫后来都自己跑了,再也没回来。因为这事儿,老张当时还站在院子里,瞅着房檐念叨了好几遍:好啊,白眼儿狼!

东东: 专栏作家、网站编辑。专栏文字散见《新快报》《南都周刊》等报刊。

## 开门见山



叶开

## 吃在过年

一年一度的春节究竟意味着什么?

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解释,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,春节就意味着吃喝玩乐。那个时候物质贫乏,我对食物有着惊人的关注。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分为两类:可以食用的和不能下咽的。凡是从地里长出来的,基本都可以吃;凡是有头有脚能奔会跑的,都能烹而食之。天上飞的只有飞机不能吃,地上跑的火车、汽车啃不动。除此之外,我满眼望过去都是食物。茅草根滋味甘甜利尿清火,竹笋虫肥美又营养,蚕蛹、蚂蚱、知了,我无所不吃。小时候,我长着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好胃,像无底洞一样,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满足。这样一个嚼铁成浆的嚙囊,本来应该只属于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

## 仙声夺人



陈

## 双节棍

2月14日情人节,2月18日春节,两节挨得真近。人们的呼声是把年三十直接就算春节了,那2月17日就离情人节更近了,有点儿春节落在情人脑袋上的感觉。

这就叫情人的睡眠刚刚睁开,春节的鞭炮就劈头盖脸。以前都是春节过好一段,情人节才姗姗来迟,这一回春节缠住了,藏在情人节的后面犹抱琵琶半遮面,等两只猫指甲长得挺长的,老把家里的东西挠坏,同住一个院儿的邻居就给老张出主意,说:“张爷爷,您倒是给它们铰铰指甲啊!”老张听了不说话了,回家跟家里人嘟囔:“把指甲铰了?你倒是合适了,那是猫!它还得上树呢!”

## 连城诀



王菲

## 王菲为何这样“冷”

哲学家高达美在他的《真理与方法》里说过一句话:如果一个人的存在需要不断地展示自己,那他就不属于他自己了。这准确地预示了传媒时代的生存方式。比如一个偶像明星需要不断地地上电视通告,开演唱会,出版写真集,尤其是需要大量派发肖像海报。他露面的频率不能过少——那意味着他的星运开始下降、

天大圣孙悟空。这个石猴在天庭惹是生非,的确也是因为食欲太旺盛的缘故:他在天上吞吃蟠桃,豆嚼金丹,水喝琼浆,大吃大喝,无比痛快,把一个好端端的蟠桃大会,搞得乌烟瘴气,杯盘狼藉,最后还把天宫闹个鸡飞狗跳,不得安宁,以至于玉皇大帝不得不搬来佛祖如来,才最后解决问题。这些混乱,都是因为贪吃的结果。后来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,佛祖吩咐看管他的各等神兵每日间只喂他喝铜汁,吃西北风,用我们学习到的励志语录,叫做:劳其筋骨,苦其心智。五百年之后,齐天大圣再度出山,已经是一个洗心革面的修行者了。在这个意义上,每个小孩子都是孙猴子。我们老家广东的方言把小孩子叫做马驹,也是猴子的意思。一旦长大成人,我们人人都变成了向西天取经的孙行者了。

我在孩童时代,一度顽固地认为,王母娘娘搞的那个什么蟠桃大会,其实就是他们天上的神仙们聚餐过春节。天上的神仙过节,也只不过大吃大喝而已,这让我感到自己跟神仙的关系又靠近了一层。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,我母亲是西王母,我老爸是玉皇大帝,他们都很有

准依仗着这情人节就能把自己的终身大事落听了呢。中国人现在也开始过自己的七夕情人节,虽然力度上比西方情人节差远了,但刚起步苍白一点儿也属正常,没准儿未来也跟圣瓦伦丁节(即情人节)一样成气候了。还有,把11月11日定为光棍节也较靠谱,七夕没找着伴侣,荒了小半年,立个节日安慰自己,穷欢乐也是乐呀。

今年的情人叫春,春催情人,赶上一个较为稀罕的时节,人们可以“背靠背”连着过节。所以,愿天下有情人都能混在一起,让前生注定的事该结就结吧。在这样的日子口儿上,尽量不耽误自己,只有自己不郁闷了,和谐社会才能早日实现。

双节棍,别让自己一棍立东风,呆望夕阳啊。大仙:诗人、作家。现为北青传媒《休闲时尚》杂志主编。早年的足球酷评,领一代先风。著有诗集《再度辉煌》、随笔集《一刀不能两断》、《20不着46》、小说《先拿自己开涮》。

收入减少、FANS流失。至于以什么方式出现,那并不重要。王菲就是以对媒体不合作的冷面形象出现的。但是,有趣的事情出现了。王菲若是哪天想换个面目,与记者见面时忽然改变了风格,或娇媚,或机巧,或柔弱……总之,就是不冷,那么,她的FANS也会大量叛变,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王菲。于是,她只能以她原来在海报上的冷形象出现,持续出现。

高达美说这是本质与表象的互换。表象倒过来决定了本质。刘德华不敢承认结婚、政治人物宣称绝无过失,都是迫于自己表象的压力;如果他们与表象不符,公众的失望就会摧毁他们。对这种镜花水月一般的世界,最能把握它的人,至令仍然是达利。他完全以最低俗的表象出现:好出风头、贪婪、崇拜商业、反对民主、投机取巧。最后,即使他疯狂地在作品复印件上签

严,很有规矩。过春节,意味着穿新衣服,拿压岁钱,放鞭炮,大吃大喝和终日打打闹闹,而无需看老师的脸上有无颜色,无需没完没了做作业。对于我们来说,这就是神仙的日子。

然而,那毕竟是食物匮乏时代的可怜想象。我们的想象力无法越出食物的范畴。现在物质丰富了很多,食品更是琳琅满目,对于吃,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了。我女儿她们这伙新时代的马驹,已经对吃喝毫无兴趣了,要让她们老老实实地坐在桌边吃吃饭菜,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别谈她们,我这样的前马驹,曾经视天上财富如食物的英雄少年,也失去了以前惊人的胃口。老去是原因之一是食物太多了。食物太多,就不稀奇了,就像小孩子一样,需要寻找新的兴趣点。因此,现在仍然要维持过往的传统,一到春节就要九菜一汤,像我丈母娘恪守的那样,堆满桌子,然后大家一起发呆,年三十之后,一直到年初五年初六都要吃这些剩菜剩饭的习惯,的确需要进行程序更新了。

不过,我还是很怀念见到什么都想塞到肚子里去的少年时代。

叶开:编辑、小说家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口干舌燥》《我的八叔传》等作品。

无形无意的形意拳

想找好书读,千万别在报刊、网上寻信息,那些铺天盖地的小广告,绝大部分等同街头地面上粘的那些玩意儿,来路不正。真想得到好书信息,不妨注意口口相传。有心人会发现,总有个别好书,一段时间内,在周边志趣相投的朋友中悄然流传。好比早两年的《书法有法》,好比眼下的《逝去的武林》。

《逝去的武林》是一本口述实录。述者李仲轩是个练形意拳的武者,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拜三位名师门下,得了形意一门的真传。之后退隐几十年,一个徒弟没收,退休前是一家电器行的看门老头儿。就这么个人,将近九十岁了,觉得武学不可失传,找到信赖的人,和盘托出一个真实的武林,以及一些玄机莫测的内家功夫要诀。

看似普通的这一述,其实在李老先生内心,一定经过极其复杂的得失权衡,最终倾囊而出,也需要莫大的勇气。形意拳所以被叫作内家拳,是因为看似在练筋骨,实则是在修练人心。按李先生的说法:所谓形与意,只能授者身教,学者意会。如果勉强以文字表述,形就是“无形”,意就是“无意”。这么直指心行训练法的话,李先生说:“这不是老和尚在打无聊的机锋,而是练武事实。”

因缘巧合,恰好前段时间,我读了一些禅宗公案。类似上边这种形即无形、意即无意的话看了不少,最后的结论是:绝非文字游戏,确是事实,做到了则自然明白,做

不到,说什么也只能是错。形意拳与禅宗在“只管去做、不可言说”这一点上,有惊人的一致,难怪要供禅宗的祖师爷。看李先生揭秘出来的很多练武诀窍,极似禅宗公案中雪泥鸿爪透露出来的心行训练引导语,比如“练拳要学瞎子走路,身子前后都提着小心,从头到脚都有反应”;比如“意不是想出来的东西,而是得来的东西,一刻意就没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”。

李先生口述中也经常联系到禅来讲。比如他说:形意是用身体“想”,开悟不是脑子明白,而是身体明白,与禅的“言下顿悟”相似;还说:禅宗有“话头”,就是突然一句话把人整个思维都打乱,就开悟了,形意也有这种“给句话”,这句话本身可能没有意义,也可能没意义,就是为了刺激。

禅宗不立文字,结果时至今日,真正悟禅者越来越少;形意只讲意会,结果传到今天也几近失传;这种时刻,是继续遵照祖训不立文字,还是有选择地做一些“揭盖”的努力?孰利孰弊?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?我们外人自然无所谓,身为当事者的李先生,想必内心是起过巨大波澜的。所以他在口述当中讲到拳风时,会无奈地借题发挥说:“拳不能以风格来评说,因为武术不是表演,说其钢猛或含蓄,都离题太远。要从心法说,才能区别出究竟,可惜心法又是不外传的。”

不外传是因为不好传,形无形,意无意,自己学会已经超难,再想去教人,难上加难。所以这样玄妙的事情,我这里多说也是无益。更何况,这一写这一刊出,这篇文字也就落入前边批判的小广告之列,难逃可悲下场。不如您自己去读读这本书,说不准就能读到某个“给句话”,能对治您那颗从来杂乱纷扰、都已经不自觉的心。

杨蔡:资深出版人。著有《找不着北》等影视剧、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等随笔集。

## 一本郑经



郑经

## 关凌

知道关凌很早,从《我爱我家》就开始了。认识关凌,是在2006年初。2006年2月10日,是皮皮鲁25岁生日。当天,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南昌为皮皮鲁举办了隆重的25岁生日庆典。据说,为文学虚拟人物过生日,在中国还是头一遭。庆典在江西电视台大演播厅举办,关凌是主持人。由于时间关系,关凌抵达南昌后来不及参加彩排。生日庆典开始后,关凌的主持游刃有余,妙语连珠。以至于我上场后竟然对其脱口说出“能给我当儿媳就好了”。关凌后来戏称我为“关公”;关凌的公公。那年是关凌的本命年,我在南昌送给她一条辟邪的红腰带,前几天在新浪网播客春晚晚会节目录制现场见到关凌,她还系着那条红腰带,说要等到除夕才让它退役。

关凌属于一眼就能让人看透的人,为人处事不藏着掖着,所有目的都彰显在脸上,接触起来不用费心。关

## 葵话宝典



杨蔡

## 无形无意的形意拳

想找好书读,千万别在报刊、网上寻信息,那些铺天盖地的小广告,绝大部分等同街头地面上粘的那些玩意儿,来路不正。真想得到好书信息,不妨注意口口相传。有心人会发现,总有个别好书,一段时间内,在周边志趣相投的朋友中悄然流传。好比早两年的《书法有法》,好比眼下的《逝去的武林》。

《逝去的武林》是一本口述实录。述者李仲轩是个练形意拳的武者,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拜三位名师门下,得了形意一门的真传。之后退隐几十年,一个徒弟没收,退休前是一家电器行的看门老头儿。就这么个人,将近九十岁了,觉得武学不可失传,找到信赖的人,和盘托出一个真实的武林,以及一些玄机莫测的内家功夫要诀。

看似普通的这一述,其实在李老先生内心,一定经过极其复杂的得失权衡,最终倾囊而出,也需要莫大的勇气。形意拳所以被叫作内家拳,是因为看似在练筋骨,实则是在修练人心。按李先生的说法:所谓形与意,只能授者身教,学者意会。如果勉强以文字表述,形就是“无形”,意就是“无意”。这么直指心行训练法的话,李先生说:“这不是老和尚在打无聊的机锋,而是练武事实。”

因缘巧合,恰好前段时间,我读了一些禅宗公案。类似上边这种形即无形、意即无意的话看了不少,最后的结论是:绝非文字游戏,确是事实,做到了则自然明白,做

不到,说什么也只能是错。形意拳与禅宗在“只管去做、不可言说”这一点上,有惊人的一致,难怪要供禅宗的祖师爷。看李先生揭秘出来的很多练武诀窍,极似禅宗公案中雪泥鸿爪透露出来的心行训练引导语,比如“练拳要学瞎子走路,身子前后都提着小心,从头到脚都有反应”;比如“意不是想出来的东西,而是得来的东西,一刻意就没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”。

李先生口述中也经常联系到禅来讲。比如他说:形意是用身体“想”,开悟不是脑子明白,而是身体明白,与禅的“言下顿悟”相似;还说:禅宗有“话头”,就是突然一句话把人整个思维都打乱,就开悟了,形意也有这种“给句话”,这句话本身可能没有意义,也可能没意义,就是为了刺激。

禅宗不立文字,结果时至今日,真正悟禅者越来越少;形意只讲意会,结果传到今天也几近失传;这种时刻,是继续遵照祖训不立文字,还是有选择地做一些“揭盖”的努力?孰利孰弊?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?我们外人自然无所谓,身为当事者的李先生,想必内心是起过巨大波澜的。所以他在口述当中讲到拳风时,会无奈地借题发挥说:“拳不能以风格来评说,因为武术不是表演,说其钢猛或含蓄,都离题太远。要从心法说,才能区别出究竟,可惜心法又是不外传的。”

不外传是因为不好传,形无形,意无意,自己学会已经超难,再想去教人,难上加难。所以这样玄妙的事情,我这里多说也是无益。更何况,这一写这一刊出,这篇文字也就落入前边批判的小广告之列,难逃可悲下场。不如您自己去读读这本书,说不准就能读到某个“给句话”,能对治您那颗从来杂乱纷扰、都已经不自觉的心。

杨蔡:资深出版人。著有《找不着北》等影视剧、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等随笔集。